

第四十三次会议逐字记录

主席：姆罗杰维奇先生(波兰)

UN LIBRARY

目录

UN/ISA COLLECTION

- 关于国际安全议程项目的一般性辩论, 审议决议草案并采取行动(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

请更正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 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在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各项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单册。

Distr. GENERAL  
A/C.1/46/PV.43  
24 December 1991  
CHINESE

下午4时10分开会。

议程项目67和68(续)

一般性辩论, 审议国际安全的议程项目的决议草案并采取行动

吞先生(缅甸)(以英语发言): 公正而可靠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体系是所有国家公认的目标之一。过去四十年来我们一直未实现这项目标。而在今天, 冷战已经结束, 大国集团之间的对抗已逐渐消除, 因而有了在全球建立新安全秩序的前所未有的机会。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 我们应该谋求建立一种秩序, 在这种秩序下通过协商而不是通过恐吓和军事力量获得安全; 在这种秩序下南北之间的差距和社会不公正现象被视为对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真正威胁; 在这种秩序下通过法制而不是依靠武力谋求集体安全。正如秘书长在他关于今年本组织的工作的报告中正确指出的那样,

“《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应该指导新的国际秩序, 这种关切持续存在, 并因当前的一切发展而加强。”(A/46/1, 第1节, 第2段)

要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就必须加强联合国和严格遵守《宪章》。今天的《宪章》与它刚制订时同样有效。它庄严载明的各项原则不仅被接受为各会员国间的国际行为准则, 并且被接受为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国际法原则。

在我们谋求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时, 我们应该铭记《宪章》的各项重要条款, 其中包括: 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 以诚意履行会员国根据《宪章》承担的义务;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不使用武力; 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以及最重要的是不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

除了这些具有约束力的条约规定外, 还必须加上1955年万隆会议宣布的和平共处原则; 不结盟国家运动和各区域组织的各项宣言; 以及联合国大会的一系列决议, 特别是1965年关于不容干涉问题的宣言, 1970年关于建立友好关系的宣言和1970年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这些宣言禁止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胁迫手段使一个国家放弃行使其主权权利。

我国代表团正在这种背景下关切地看待可能侵蚀《宪章》基本原则的某些行为和道德立场。正如我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奥恩·格尧阁下10月4日发言时提醒大会的那样，

“在那些尤其对弱小国家造成严重关注和焦虑不安的各种发展中，包括道德立场问题，它实际上掩盖着企图修改久经考验的主权概念，侵蚀某些《宪章》基本原则，例如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尊重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原则，以及各国主权平等原则。”(A/46/PV.22, 第11页)

遗憾的是，在人权领域这些企图变得日益明显；尽管秘书长已经警告，

“在维护人权时必须尽量谨慎，以免捍卫人权被用来作为侵犯各国基本国内管辖权、破坏各国主权的跳板。滥用这一原则是制造无政府状态的最灵验的方法。”(A/46/1, 第6节, 第9段)

今天必须确保公正和正义。不能够也不应该在一个地方维护人权而不在另一个地方忽视人权。注重人权也不应该只限于政治和公民权利。还应该考虑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需要促进的最迫切的基本人权是生活和发展的权利。

缅甸十分重视所有国家自由选择它们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的权利，那是最适合它们本国情况的制度。缅甸并坚信，如果所有国家都尊重这种权利，它将有助于和平与安全事业。

因此，凡是审议旨在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方案时都必须考虑到有必要处理不安全的根源——饥饿、无知、贫困、社会不平等以及环境恶化。在今天的世界秩序中不允许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长期存在。我们在本委员会一直支持的裁军进程以及其他裁军论坛从长期来看能把现在正用于军备的大量资源节省下来，以用来提高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在那里对和

平的希望与谋求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努力不可割地联系在一起。

现正在发生的巨大的转变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根据法制和公正的孪生原则为所有人建立一个公正和可靠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体系。国际社会仍面临着艰巨的挑战，需要更大的合作与互让，而建立可靠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体系所需要的也正是这些。

苏发努冯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首次在第一委员会发言,请允许我祝贺你以一致票数当选以及你就我们关于国际安全的议程项目所作的介绍性发言。还请允许我对主席团其他成员的当选表示祝贺。我现在想借此机会对主管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的副秘书长萨夫龙丘克先生对第一委员会的工作所作的建设性贡献表示感谢。

世界局势在过去一年发生了变化,已经开始了一个和平与合作的新时期,核对峙的危险逐渐地减少了。1991年7月,苏联和美国缔结了一项裁减战略核武器的《条约》。而且,就在最近,通过美国的乔治·布什总统的主动行动以及苏联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统后来对此采取的相应行动,已经出现了消除战术核武器并取消这两个国家的某些军事核方案的可能性。事实上,这种新形势的展现使我们的世界所受的战争威胁更小了。

虽然世界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世界上各个地区的许多冲突和紧张局势仍然远远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可能在任何时候引起战争。武器的继续现代化,包括核武器试验,仍然威胁着全人类。仍然存着许多可能严重危机各国人民安全的其他不稳定因素,例如贫困、饥饿、营养不良、疾病和文盲以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日益加大的差距。

因此,建立一个真正公平与合理的新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需要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国际社会应该在处理这个压倒一切的关注方面发挥作用,以便保证为一个新的全球和平与安全格局奠定牢固的基础。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秘书长在其1991年关于本组织工作的年度报告中所说的话:

“不能无视各个区域内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对称现象，这是紧张和不安全的局面经常出现的原因。”(A/46/1,第7节)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紧张问题和冲突已经缓和。接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加入联合国是朝着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以及该国的和平统一方向采取的又一个重要步骤。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支持秘书长提出的旨在用和平方式解决阿富汗冲突的五点倡议。

关于柬埔寨局势，我们欢迎巴黎和平协定的签署，该协定将使柬埔寨成为一个同所有国家，尤其是同与其紧邻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独立、主权、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非常重视该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平与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支持为缓和紧张并加强各国之间的和平合作与友谊在区域和次区域一级进行的所有以促进建立信任措施为目标的努力。我们认为，本组织的各会员国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相互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和互利的原则基础上相互合作。

当今，联合国发挥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我们期望看到联合国作用的进一步的加强，以便保证所有国家的利益并使它们都能得到正义。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同所有其他会员国一道准备对加强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作出贡献。

格扎尔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已经在关于所有裁军问题的一般性辩论期间荣幸地祝贺你以一致票当选本委员会主席，今天借此机会告诉你，我们对你领导本委员会工作的杰出方式是多么的满意，在你的领导下在此讨论的许多问题都达成了广泛协商一致意见就反映了这点。

安全和裁军之间的关系再也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实际上，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军事方面帮助维护安全的裁军在当今再也不是安全中的唯一因素，也不

是对和平的普遍保障。除此之外，人类的生存也受到其他非军事危险的威胁，例如欠发达、负经济增长、饥荒、外债危机、环境退化和许多其他同样令人惊愕的方面。

关于所有裁军问题的一般性辩论突出了这里的所有国家代表团共同持有的一个信念，即安全的概念在当今是一个全球概念，它不仅包括军事和政治方面，而且也包括经济、人道和社会方面。

同时，在20世纪末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已经应付了全面彻底裁军各种形式和各种体现的挑战。相反，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前面还有很长的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低估最近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包括今年11月在巴黎签署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和1990年7月在莫斯科签署的关于《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原则协议以及乔治·布什总统和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总统关于削减和销毁几类战略和战术武器的重要声明。

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道表示对所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并呼吁世界上的其他军事大国加入美国和苏联的主动行动，以便使我们的裁军进展及其成果取得更具体的形式，并对其他领域的人类活动产生影响。

鉴于这些显著的事态发展，我们只能重复说，国际安全的军事组成部分必须受到军事大国更仔细的检查，因为它们在这个领域和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责任，它们必须加倍努力，尽快消除全面彻底裁军的所有障碍。

因此，理解安全的复杂的双重性质在今天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不仅仅表现为没有战争，而首先还要有不诉诸使用武力和建立有助于和平发展的全球条件的严肃和积极的保证。

行动的方式应使人类不再成为军事武器库的人质，并促进所有国家的和平发展。这是国际安全的两个密切关联的方面，而确保这两点主要是军事大国的责任，因为和平红利不能自动地来自零散的裁军倡议，而必须得到持续的平行行动的支持，甚至应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成为一项迫切的优先。

我国，突尼斯，是一个将其资源用于公民幸福的热爱和平的国家。它将坚定地忠

实于管理本组织的伟大原则，呼吁和平、理解和一致。根据它所选择的和平主义立场，突尼斯参加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从1960年刚果的金沙萨直到今天的柬埔寨。

我国本着同样的精神毫无保留地支持创造无核武器区和没有任何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积极响应任何范围的旨在减少区域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何行动和倡议，并呼吁以和平手段解决危机和冲突。

由于突尼斯所处的阿拉伯、非洲和地中海的环境，我国坚信除了需要在我们的地区引进和鼓励裁军倡议以外，解决数十年来将本地区投入紧张气氛并在本地区动荡的历史进程中几次威胁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冲突也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突尼斯通过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秘书长的关系作为观察员参加了马德里和平会议。我们坚定地希望这次会议将不再拖延地带来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以便使巴勒斯坦人民根据国际法的原则可以最终赢得其合法的权利，使黎巴嫩可以生活在和平之中，使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可以重新获得戈兰地区的主权。只有当这些条件得到满足和这些目标得以实现时，该地区的人民才能够生活在和平和睦之中，并在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上互相理解。

区域安全与世界和平密切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应使所有大小国家为我们世界的未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世界上的互相依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基石和我们都渴望的世界秩序的一个特点。

出于这种信念，我国代表团必须充分强调地中海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一道仍然是国际安全的关键之一这个想法。这个半封闭海、这个连接非洲、欧洲和中东的盆地在其数千年的历史上看到了伟大文明的诞生和崛起并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遗产。

地中海的前途和使其变为一个和平、谅解和合作的湖泊的前景一向是我国文明的希望及其和平政策的一个方面。这个政治准则使突尼斯和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其他国家与地中海北岸的欧洲国家进行积极和有成果的对话，以便为这个湖泊提供更大程度的安全并使其成为北岸和南岸国家和平愿望的共同标准。

通过地中海两岸各国之间发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人的力量，通过到目前为

止所取得的进展,我们今天正在努力显示以逐步消除地中海人民之间经济和发展的不平等来在区域一级获得安全和经济、文化合作的伟大前景。

突尼斯正是本着这种实现共同命运的愿望准备于1992年初主持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国家和地中海北岸国家的首脑会议。我们坚信,会议将满足有关国家的愿望,并成为世界和平进程的下一个步骤。

随着冷战和对抗的结束,只有本着协议的建设性精神采取的行动才能保证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的和平、安全和合作的体系能够有效防止退回到对抗,并确保今后几十年的特点将是把人类最崇高的成就汇集到一起,以一种新的方式作为一个团结的整体推动文明向前发展。

我们知道实现这些目标的道路是漫长的,但令人鼓舞的是对话已经使得我们在全球安全的概念中找到了某些共同和相互依赖的成分。具体地说,这些成分就是思想和行为的“非军事化”、国际关系的人道化以及和平红利的扩大,从而使他们为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的利益服务。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保证人类再也不受到军事武器库的威胁,而相反地,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全世界的和平。

巴埃夫先生(保加利亚)(以英语发言):我们今天正目睹对联合国的信心和信任的普遍恢复,人们相信联合国有能力找到人类面临的挑战的解决办法。人们对联合国捍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给予特别高的希望。各国人民正迎来独特的机会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个秩序将建立在普遍安全和国家间的广泛合作、法律至上、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有效的军备控制和充满活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这个世界组织的任务是作为一个独特和具有多方面作用的机制和中心来发挥重要作用以便朝着这个方向协调各国的利益和行动。冷战时期所积累的经验令人信服地告诉人们,利用占优势的军事因素来维护安全势必导致极端危险的军备竞赛,导致重点问题和次要问题的本末倒置,也会使得忽视了寻求解决一些具有爆炸性的全球性问题的必要性并最终导致更大的不安全。



我们可以看到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的最初成果就是国际社会实现了以和平方式解决纳米比亚和柬埔寨问题,在解决阿富汗、中美洲和西撒哈拉的冲突方面获得了重大进展,以及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迹象。以上这一切还关系到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希望。我们衷心希望即将举行的有关各方之间的双边会谈获得圆满成功。

民主的新保加利亚充分致力于这些积极进程并愿意充分加入这些进程。上个月在我国举行了自由和真正的选举,组成了45年来第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民主力量联盟的政府。我国正在着眼于将来,它已经彻底放弃了极权主义的过去并不可逆转的走上了大规模民主变革、迅速的自由市场的经济改革、严格遵守国际人权的高标准和彻底改革武装力量的道路。到1994年底,保加利亚将把军队减少到维也纳文件所规定的限额。

尽管世界上普遍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而且我们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这些积极的变化上,但是对和平与安全的旧的严重威胁依然存在,同时新的威胁继续出现,即国家、民族和宗教冲突,对人权的大规模侵犯,经济和社会困境以及环境灾难。在当今相互依赖的世界上,不可能有任何保证来对付这些因素的不利影响。对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担心的来源。

在这里,我感到有义务表示我国对邻近的南斯拉夫的越来越惊人的冲突表示严重的担忧。保加利亚多次呼吁通过和平对话和谈判政治解决这一危机并承认所有介入的各方自决的权利。我们坚决反对单方面以武力重新划定现有的边界。

保加利亚支持国际社会为谋求解决南斯拉夫危机所作的努力。我们十分注意地关注着欧洲共同体为此所作的认真和积极的努力--不幸的是这些努力尚未成功。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参加为这一危机找到解决办法。保加利亚愿意对在与南斯拉夫边界接壤的保加利亚领土上的欧共体观察员作出贡献,包括提供任何必要的设备--通讯、后勤设施以及其他方便。欧共体观察员的存在再次表明了我们对位于我们西面的邻国的真诚和善良的意愿并将防止误解和造谣。

人不安的因素是高技术的肆意扩散,这可能使侵略成性和不负责任的政权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还可能使现代常规武器以足以破坏稳定的数量大量储存--其数量大大超过各国合法自卫的需要。在充满紧张和潜在冲突的区域发现这种趋势时,就特别令人感到不安。

防止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全面鼓励和促进所有安全方面的公开性、信任和稳定。为此目的,保加利亚完全支持并将参加本届会议发起的进程--即为收集和登记有关资料建立充分的机制。

显然,建立各国普遍安全与合作的新型世界政治秩序将是一个长期和逐步的过程,联合国将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在这方面,第一委员会无疑将得到重要的位置。保加利亚随时准备竭尽全力为这一神圣努力的成功作出贡献。

卡米耶里先生(马耳他)(以英语发言):超级大国对抗时代的灭亡给有关国际安全的辩论带来了新的重要因素。随着对全球战略考虑的制约被消除,一些政治、种族和民族对抗已经出现或死灰复燃,搅乱了区域和国际和平与稳定,并对其提出挑战。同时,一些长期的区域问题又有所抬头,这些问题已变得更加尖锐,焦点更加明显。

从积极的方面看,国际社会已经在区域和全球一级开始展示令人鼓励的目标一致和集体谋求解决危及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意愿。

很多人都把海湾冲突视为新生世界秩序中存在的各种挑战和机会的早期和戏剧性的表现。但是,应该记住,海湾的经验是在拆除旧的世界秩序早期阶段后不久出现的。因此,这场冲突就其起源和解决的方式而言既含有旧秩序的因素,也含有新秩序的因素。

海湾局势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方面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大规模使用武力并造成了破坏、苦难和生命损失,而结果在某些方面仍没有彻底解决根本问题。这一局势的最积极方面是国际社会坚决、迅速和有效地运用安全理事会为解放一个侵略受害者果断地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行动。

海湾的经验给人们的教诲是，解决危及国际和平与合法性的问题需要有巨大的决心和足智多谋，而且还要在国际社会内就对具体局势应遵循的行动方针达成真正的协商一致，在形成这种协商一致的过程中，不应低估大会作为唯一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国际论坛所起的作用。

除了对单一问题达成协商一致以外，大会还有其另外一个重要作用。这关系到确保国际社会对所有危及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所采取的办法平等地适用同等原则的必要性。

不幸的是，有许多危及和平与安全并对国际社会谋求公正和持久解决的意愿和能力提出挑战并进行考验的局势——这些局势可以在世界大多数区域中找到。也许最大的挑战是中东长期困扰人们的各种难题。国际社会长期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特别是其核心问题，即巴勒斯坦问题。

在过去几个月中，人们已加紧发起中东和平进程的努力。这些努力终于导致在马德里召开和平会议，这次和平会议的大部分灵感均来自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特别是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以及大会关于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各项提议。大会曾在其第三十一届会议上通过一项体现这些提议的决议，此后每年都通过了类似的决议。

马耳他欢迎并支持在马德里发起的进程。我希望，尽管前面还有许多困难，各方将矢志不渝——坚持走对话与和平的道路——并展示谅解和互让精神，如果要公正和持久地解决这个问题，这种精神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在马德里发起的和平进程中看到许多目前突出体现解决和平与安全问题办法的新的积极因素——使区域性问题扩大和复杂化的全球战略考虑已不复存在、国际社会愿意同直接有关各方一起参加并帮助它们谋求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大家决心通过和平对话而不是诉诸武力谋求公正与持久的解决。

就其他区域性问题而言，这种办法正在取得积极成果。柬埔寨尤其如此，但在阿富汗、塞浦路斯、西撒哈拉、中美洲和非洲各地区这种情况也十分明显。

这种新办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区域参加者在旨在解决区域问题的主动行动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我们在地中海地区也看到这种趋势，那里问题从未少过。虽然它们都是区域性问題，但对欧洲乃至全球和平与安全却产生了严重和深远的影响。

地中海问题同全球和平与安全更广泛的问题具有特殊的相关性，这是因为这一区域位于过去曾是东西方分界线的轴心，而现在仍是南北分界线的轴心。

过去超级大国对抗的残余正在逐渐被拆除，甚至在我们区域也是如此。1987年《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即中导条约——从我们周围地区拆除了地基中程核导弹。今年继美国和苏联单方面决定不在军舰上部署战术核导弹后，目前已出现把禁止范围扩大到我们周围海域的前景。

作为一个位于地中海中心没有武装的国家——一个其安全直接受到区域和平和促进睦邻关系进程影响的国家——马耳他欢迎并鼓励这些事态发展。我们同该区域其他邻国一样知道，该区域的各种基本问题涉及人的方面，同样也涉及军事方面。

我们地区各国沿海一带生活中传统上特点是明显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多样化，这在历史上既是团结的因素，也是分裂的因素。因此，地中海沿岸人民即使是在分裂的时候也依然能够找到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方面。马耳他以这种精神，并且根据其战略性地理政治局势一直是地中海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汇集的地方，并且力图为促进我们地区的合作与谅解作出贡献。

目前对这一需要有特别深的感受，因为北方与南方之间逐步扩大的差距也反映在地中海北岸与南岸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加深这一点，以及由此造成的离井背乡。面对这一现实，我们地区的十个国家发起了西地中海论坛的倡议，以特别审议并讨论那些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经济上存在差距两者加在一起所造成的问题。在长时间的筹备性协商过程之后，西地中海论坛的十个国家上个月在阿尔及尔一致同意明年初在突尼斯举行其第一次首脑会议。

西地中海论坛的倡议正在更广泛的地中海协商进程的范围内就涉及这一地区内

外安全与合作的一系列问题开展了工作。以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为模式发起一个在地中海的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想法吸引了我们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兴趣与支持。地中海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目标将首先是要加强这一地区内部的合作与建立信任的进程,从而促进同样有助于解决区域内具体问题的条件。

在这一方面,长期以来地中海合作的倡议,特别是已经存在了15年以上的保护地中海环境行动纲领,再加上最近的各项倡议,其中包括建立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和发起西地中海论坛,可以看作是更广泛的区域合作进程的奠基石。

地中海国家为促进区域合作而采取的各类主动行动本身就反映了人们认识到,在地中海地区与在其他地区一样,加强区域安全的主要是在区域内各国本身。

但是,我们也明确地意识到它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造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为此,需要国际社会更广泛地参与,特别是通过联合国的参与。

这显然不仅仅局限于诸如中东问题、塞浦路斯问题或西撒哈拉问题等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联合国在这些问题上的调停与和解作用是公认的,也深受赞赏。而且最近在南斯拉夫产生的问题上,情况也是这样,在这一方面,人们感到需要在欧洲范围的调停作用,并辅之以联合国的直接参与。

在南斯拉夫动乱中所产生的问题使人们再一次担心民族特性和国家统一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长期以来被认为已经不存在于欧洲大陆了,这些问题也有可能在东欧和苏联事态的发展中出现。在本世纪各阶段内,这些问题显示了其在善与恶两方面的力量,以及对于区域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关联性。出于这些关注,并鉴于南斯拉夫国内人们遭受的痛苦,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发挥调停与和解的作用。

在这次辩论中,一些发言者就我们委员会将裁军的项目与国际安全的项目正式分开提出了意见。发言者提出,由于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密切,而且由于第一委员会在这方面的特殊责任,这是一种人为的区分。

我们觉得这些意见很有道理。同时,显然国际安全的问题包括了远远超过专门涉及裁军问题的事项,这一点我在以前的发言中也指出过。在我们为提高我们审议

工作的效力而作出努力--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这些努力--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忽视这些事实。

阿穆阿卡夫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将讨论有关加强地中海区域安全与合作的议程项目67。

地中海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并象世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是三个大陆的交接点,把这三个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在一起。此外,它也是航海、民航和国际贸易的非常重要的地区。

但是,这一地区的显要地位使它成为许多不同势力想要霸占的对象。因此,我们地区的情况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特殊的性质。在这一地区内的竞争与斗争至今仍然以许多形式继续存在,有增无减。这一地区的某些地方存在着外国的军事舰队与外国的军事基地,从而威胁着这一地区的国家及其周围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此外,它们的存在加剧了我们地区的紧张与不稳定状态。而这又反过来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此外,以色列继续通过与南非可恶的政权的不断勾结取得核能力及运载系统,从而不仅对地中海地区各国和各国人民,而且还对与地中海地区相连的三个大陆的一大片地区造成实际的威胁。这也是国际上促进该地区合作与谅解努力的障碍,是在地中海的核裁军和建立无核武器区努力的障碍。更加危险的是,以色列认为地中海是其实地检验其中程导弹,其核弹头运载系统的场地。这还威胁到区域内各国的安全:这些导弹中有一颗于1986年6月14日落在离利比亚海域不远的地方。

现在已经是国际社会承担其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结束与以色列的一切形式的勾结,特别是某些具有核力量的大国停止与其合作的时候了。以色列必须遵守第43/56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487(1981)号决议,将所有的设施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并且顺从通过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制度而使地中海地区成为一个无核武器区及和平与安定区的一切努力。此外,巴勒斯坦人民应该被允许重新获得其合法权利,包括自决权利,并重新建立其民族国家。所有这些如果不能实

现,就会阻碍在地中海地区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

地中海庞大的外国舰队的存在,以及外国武库、基地和后勤设施的存在,给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进行显示军事意图的军事演习和威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和平与稳定的军事协定加剧了紧张局势,迫使各国牺牲它们的发展预算来保卫自己。这些舰队和基地最近被用来制造威胁和采取直接的挑衅行动,以及针对我们地区各国人民和邻近地区人民的直接和间接的军事行动。

海军和空军演习继续由这个地区之外的国家在靠近利比亚海岸的地方举行。最近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受到直接的军事袭击--这是最好的证明。阿拉伯利比亚人民仍然在遭受对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进行的残暴的军事袭击的后果,这些袭击旨在摧毁平民居住区,杀害革命领导人,其空洞的借口整个世界都认识到不是真实的。此外,两架利比亚侦察机在地中海被击落。这也是一个证明。另外,军事存在和不断的军事演习阻碍航行和商业海事行动以及渔业活动,并且干扰通讯,这一军事存在还对海洋环境造成影响,威胁海洋资源和整个地中海的海洋环境,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地中海的水更新得不快。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外交部长在他对大会的发言中指出了这些事实,他说,“我们再一次呼吁把地中海变成一个和平与文化交流之湖,撤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外国舰队和基地。地中海应该成为北方和南方各国人民之间进行合作的典范,成为下列口号的化身,即‘没有侵略,没有入侵,只有持久的和平与稳定,为饥饿的人提供食品,躲避恐惧的处所。’”

我国支持了不结盟运动成员国提出的有关加强地中海区域安全与合作、使之变成和平与合作之海的所有决议草案。我只举一些例子,比如1986年瓦来塔会议、1986年新德里会议、1986年的哈拉雷首脑会议和1987年的首脑会议,以及在贝尔格莱德和阿尔及尔举行的首脑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不结盟运动国家在这些会议上所通过的所有有关建议和决议呼吁把地中海与欧洲安全安排联系起来,使之变成一个合

作与安全的地区。在这些讲坛所通过的决议还呼吁结束所有阻碍合作与发展努力的强制措施,呼吁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而不是通过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从而实现这些目标。

我国代表团热情和有效地参加了有关地中海地区西地中海国家之间合作的会议,我们还认真参加了欧洲地中海国家和地中海阿拉伯马格里布国家之间的会议,包括1981年10月召开的会议以及同年在摩洛哥和比利时举行的会议。我国与其他地中海国家也有着良好的关系,无论是北岸还是南岸国家,通过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我们在下列基础上加强了这些纽带,即在《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国际法基础上,在尊重主权、独立和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不允许以武力获得土地以及各国对其资源拥有主权等原则的基础上。

我国代表团支持和欢迎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决定海军不发射核武器。我国代表团支持加强地中海区域安全与合作,我们充分支持联合国应该发挥的作用,以加强该地区和平与安全,把地中海变成一个安全与合作之海。

卡科里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国际安全,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作为一种迫切需要,在冷战后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不断发展的世界秩序中获得了新的方面。在脱离集团政治和建立在危险的威慑平衡和军事优势学说基础上的安全概念以后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形势表明,非常相关也有迫切需要的是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国际团结与合作的新精神正在国与国关系的首要位置上出现。

这种新精神在国际社会对于联合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中心作用的态度中得到最明确的体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实现民主和国际安全,只能把联合国及其《宪章》所规定宗旨和原则摆在国际关系的首要位置上。对联合国越来越多的尊重和依赖意味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和平解决争端应该成为国家间关系运转的中心。

联合国对入侵和占领科威特的反应体现了国际社会新获得的应付和有效纠正一国对另一国侵略的一致态度,特别是当这种侵略是由一个较大的、军事上更为强有



力的邻国进行的。国际社会反应还体现了新获得的决心，即联合国决议必须得到普遍实施，而不是有选择的实施。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希利乌先生1991年9月27日在大会发言时指出

“比对付侵略更为重要的是有必要建立一个使类似的侵略行为不可能发生并有助于扭转仍然存在的类似局势的制度。防止冲突和解决冲突一直并继续是联合国的主要目标”。(A/46/PV.12, 中文第2页)

国际社会只有在《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集体安全体系保护伞之下，通过预防和解决冲突，才能单独和集体地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奠定必要的坚实基础。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工作报告中深入地谈到这个问题，指出“又再度强调必须进行预防性外交，是很对的”。(A/46/1, 第五节)

国际社会不再因以前的东西方分裂而窒息，表现出了要对话和和平而不要冲突和对峙的精神。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决心在解决冲突局势和危机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我们还欢迎安全理事会在处理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已提高到了《宪章》所设想的程度。这个正在出现的精神所产生的结果是，由于联合国经过脱胎换骨，参与日多，效率日益提高，许多长期存在的区域冲突得到解决。我国代表团真诚地希望，仍然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其他区域冲突也能从这个趋势中获益。世界许多地区的分裂之墙正在被拆除，从而使国家继续分裂成为过去对峙时代的不合时宜的残迹。国际社会已经基本上明确表明，我们决心建立的世界将没有这种分裂，不过有些国家尚未通过其行动表明其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我国——塞浦路斯——及其人民盼望着有一天能够通过公正和可行的谈判解决办法扫除分裂塞浦路斯人的分裂之墙。

在集团政治结束、民主制度和民主进程扩大到世界更多地区之后，喜悦的浪潮高涨了，但我们应防止忘乎所以。我们不能自欺欺人，看不到仍然存在的不稳定因素。新的紧张因素正在出现，从而破坏我们为巩固世界事务中急剧变化的积极面的努力，根据这种积极面的标准，安全、民主、人权和基本的发展水平应是正常现象，

而不仅是奢侈品。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我们再也不能从狭隘的军事角度看安全问题了。一个社会的安全和各个国家的集体社会的安全是多方面的,其基础是民主、自由、正义、经济发展、人权、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而不仅仅是军事因素。事实上,军备竞赛和军备水平一直是而且仍然是重大不稳定局势的来源,因为军备竞赛和军备水平从其他领域挪用了急需的资金。秘书长明确地表明了这种关注,他在报告中指出:

“长期性不稳定的另一个主要根源是人类社会的军事化,见于今日世界庞大的军备和军事开支上。资源和能源的不合理浪费只是它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同样有害的,是对军事安全的执迷不悟,它既使国际关系受到浸蚀,又阻碍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迈向稳定的民主体制”。(A/46/1,第七节)

武装到牙齿并不能实现国际安全。裁军与国际安全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要使国际和平与安全成为现实,所有争取更低军备水平的努力不仅是值得欢迎的,而且是必须的。

裁军与国际安全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是本委员会的工作所关心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很有兴趣地听取了加拿大代表团的提议,即可能重新考虑我们议程结构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认为,应该认真审议这个提议及其长处和短处。

塞浦路斯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的积极成员,在欧安会中,最近通过1990年11月签署的《巴黎宪章》再次确认,安全概念是多方面的,包括刚才我所列的各种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民主社会。欧安会进程还增强了以下立场,即联合国从来无意垄断和平进程--但并未削弱人们对于联合国在国际制度中的中心作用的认识。《宪章》已经设想到了这种区域安排,如果象欧安会这样的机构按《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行事,那么这些机构由于特别是在区域安全以及一般的在国际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补充了联合国。

一个特定区域的安全很少能从有限的自身地理环境认识。这个原则适合于地中海,因为地中海与欧洲和中东接近。例如,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以及各次欧

安会续会都认识到欧洲安全与地中海的联系。

1990年签署的《巴黎宪章》重申了欧洲与地中海不可分割的联系，《巴黎宪章》指出，地中海的安全与合作是欧洲稳定的重要因素。秘书长在巴黎为这个久已得到承认的事实作了补充，他在发言中指出，塞浦路斯问题是一个欧洲问题，早就应该得到解决。

塞浦路斯共和国过去曾多次与其他地中海国家一起，呼吁在合格的国家间建立地中海安全与合作会议。这种会议对于在该地区促进和加强安全与合作的进程特别重要。该地区许多国家支持建立地中海安全与合作会议，目前正在提出倡议和采取行动，促进更大的合作，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我谨借此机会重申，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决心促使地中海地区成为没有冲突和对峙的安全、和平与合作区。我国代表团谨强调正如题为“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的第45/79号决议第8段所指出，必须

“公正和平解决该区域的长期问题，而且尊重和保护地中海所有国家和人民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同时也遵照联合国《宪章》和有关决议，完全坚持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和不容许借武力取得领土的原则”。

该决议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明确希望，在这一对话和合作的气候下，以及在认识到以国际法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为准绳的同时，地中海地区持续存在的冲突和紧张局势，包括土耳其部队继续非法占领塞浦路斯的部分领土，使我国面临分裂的紧张局势，应当按照《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有关决议得到解决。

在这次会议上，我还希望重申，我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继续承诺，即为了所有塞浦路斯人的利益，通过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从而对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积极贡献。塞浦路斯不能继续孤独地处于分裂之中，也不能延伸成为过去对抗的象征。

实际上，我们正处在历史的重要抉择关头。但幸运的是，我们事后认识到我们以

前对安全问题及其危险的错误概念，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以便建设一个依靠和利用恢复活力的联合国的国际社会。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可以通过集体努力作出贡献。但是，我们必须牢记联合国的效力只能与我们会员国对它的投入相等。

最后，我要说的是，如果要使我们已经走上的对话与和平的道路引导我们走向目的地，那么我们只需要将《宪章》的开始几段话——即《宪章》的第一条——作为我们的指南。让这些话成为我们进入和平与安全世界的跳板。正如《宪章》的序言所说的那样：“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把这一决心从言论变成行动。

拉扎利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目睹了激动人心的事态发展，其中包括冷战的结束，东西方合作新时代的诞生以及民主和自由企业在世界各地的传播。

变化如此之大，现在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成了新的焦点。在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和平与安全的概念超越了过去传统的思想范围。象滥用麻醉品、非法贩运麻醉品和武器、难民、贫困和债务负担这样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泛，性质极其严重，以致影响到各国的安全，甚至生存问题。

不幸的是，在一些东欧国家里，在民主普及之后，旧的宗教和种族纠纷也随之复活，这些纠纷很可能使国家变得四分五裂，而且如果得不到控制的话，可能引起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在欧洲的一些地方，种族主义似乎正在抬头，其针对的目标是农业季节工人和难民，这种情况发生在自称是民主和人权主要提倡者的几个国家里。这是一个引起人们严重关注的问题，国际社会必须对它加以考虑。

在所发生的变化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一个新的威胁的另一方面是南北经济情况和全面关系中的差距不断扩大。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的是，北方一些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倾向，即尤其当它们不必再担心如何对付敌对的意识形态集团时，它们往往对南方发号施令，几乎是把一些思想和观念强加给南方，从而使人们担心这是干涉南方国家内部事务的新形式。我要借用我国总理穆罕默德·马哈蒂

尔先生1991年9月24日在大会发言时所说的话：

“民主国家的霸权的压迫性同极权主义国家的霸权是一样的。”(A/46/PV.7, 第35页)

国际环境中仍然不断显露出来的各种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积极发展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有兴趣把联合国作为一个论坛，以便在解决区域冲突和改进和恢复联合国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中作用方面取得协商一致。

联合国里新的合作精神，包括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新的合作精神使一些区域争端能够通过和平手段得到解决，例如联合国在纳米比亚，在伊朗和伊拉克间的局势中，在安哥拉，西撒哈拉和柬埔寨问题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当所有这些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唤起人们希望的时候，我们突然面对着1990年8月的事件。虽然可以说科威特是通过联合国的强制行动获得解放的，这使人们对集体安全重新充满了希望，但这场战争的进行提出了许多关于这样一个方面的问题，即必须认真考虑修改《宪章》，以保证关于未来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的集体强制行动的条款是可行的和有效的，从而使联合国不必再基本上依靠一个国家在没有充分向安理会和联合国组织的全体会员国作出适当说明的情况下，以联合国的名义采取强制行动。

所汲取的最重要的教训是，由于现代技术和武器具有毁灭能力，以战争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即使在联合国范围内，在人力和物质方面造成的损失也过于惨重，影响到的国家太多。因此，联合国系统目前的主要目标应当是优先发展一种预防性外交机制，以便首先制止冲突的爆发。

这种机制必须包括一个预警制度，并且与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的预先行动作用配合，这种作用使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能够及早地介入局势，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以防止冲突的爆发。特别应当给予秘书长充分权力，以便根据预防性外交的原则采取行动，为了做到行之有效，他必须得到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信任和支持。预防性外交也许还需要派驻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以制止武装冲突的爆发。

虽然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对安全理事会有效地发挥作用是必要的，

但人们对这样一种倾向感到担心,即在这些国家的范围内进行大多数的实质性的工作,把安理会变成一个排外的俱乐部。当联合国内的改革进程除其它内容外力求鼓励透明度、民主和说明的责任时,安全理事会,尤其当它被证明在解决区域冲突方面有效时,不应当以相反的方式进行工作。不仅应当在安理会里有公开的讨论,而且在重要的问题上,应当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的精神考虑到联合国广大会员国的意见。

就加强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中心作用而言,现在也该是联合国直接积极介入与军备控制和裁军各方面有关的问题的时候了。在这方面,马来西亚代表团认为,第一委员会所提出的旨在给武器转让、生产和储存方面带来透明度的关于军备登记制度的决议草案将有助于在各国间建立依赖和信任。我们也希望这一进程将带来透明度,并限制技术的转让,包括可以用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生产方面的技术。我们还希望,这一进程将导致军备开支的普遍裁减,从而使世界能够享受和平红利的好处,并且把资金转用于国际发展贷款方面。

国际社会应该抓住对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恢复活力日益增长的兴趣所提供的机会,以加强国际合作,使国际社会能够共同处理许多对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确,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和当今世界面对的各种社会与经济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国际社会没有决心以同样的重要性处理这两类问题,世界就不能希望有持久的和平与稳定。在这方面,会员国目前已增加到166个的联合国由于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将应发挥独特的作用。如果联合国系统内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以恰当的行动纲领、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完成,它将使联合国能够发挥这一作用。我国代表团希望联合国会员国奋起迎接这一挑战。

科尼格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我要求发言,以纠正波兰代表团一个成员于11月25日对本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当波兰代表扬·沃伦涅基先生昨天下午代表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共和国以及波兰共和国对本委员会发言

时,以下结尾段落在分发的文本中被无意删除了。该段落是发言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因此,三国认为委员会将来能够采取这一途径处理安全问题,因为在没有意识形态冲突的新的政治环境下,联合国应该在这方面采取现实的办法,集中努力为那些有意于作出自己的安全安排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详尽制定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但肯定是更加实际的指导方针。”

我正在请求将该发言中被删除的段落恰当地并入本委员会的逐字记录中。

主席(以英语发言):波兰代表的更正将被包括在委员会的记录中。

下午5点45分散会。